

附表四：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築夢計畫」成果報告書

不停踩踏，串起矛盾之地  
——直到日昇之處

姓名：張子午

出國期間：2009年6月1日至10月15日

出國目的地：土耳其-北賽普勒斯-伊拉克庫德族自治區-喬治亞-伊朗-敘利亞-約旦-埃及

## 一、前言。

首先得感謝客委會的補助與信任，讓我有機會踏上旅途，親自前往這一個對台灣人而言無比遙遠、陌生、危險的地區。許多時候，我感到我是代替所有沒有機會出去的人，走這麼一趟。希望回國後透過自己的紀錄、經驗、反思，能開一扇窗，讓更多人看見世界的另外一面。

老實說，如今要開始回溯這趟旅程，心情是極端複雜的。不管是**個人經驗**的種種美善、壯闊、孤寂、肉體磨難與意外，或是**外在現實**的荒涼、酷熱環境、錯綜複雜的歷史文化背景，都像一道道深刻的刻痕，在我的身心裡不斷交錯，像沙漠中常見的「塵暴」氣旋，不斷的移動、翻攪，至今仍未停歇。縱使已經硬著頭皮克服萬難，平安返家，但心靈上的疲累，仍有待時間療癒。

在此成果報告書中，我將盡力的記下這一路上的軌跡。

首先必須說明的是，由於時間與空間的跨度極大，加上此地區每個國家的情勢時有變動，太多超乎預料的因素無法由個人掌握，實際的路線與原先計畫有小小的差異。原先計畫的路線為：土耳其－敘利亞－**黎巴嫩**－約旦－**以色列**－埃及，實際所走的路線是：土耳其－**北賽普勒斯**－**伊拉克庫德族自治區**－**喬治亞**－**伊朗**－敘利亞－約旦－埃及。黑體字為有變動的部分。

黎巴嫩與以色列沒有機會去，是因為簽證無法取得。出發前考量到簽證「效期」有限，若全部在台灣事先辦好，恐怕在入境期限內就過期了，且敘利亞與以色列外交上仍處於敵對狀況，若護照上有以色列簽證的紀錄或入出境印記，敘利亞方面就會拒絕你入境。因此出發前，我只申辦一張土耳其一年多次進出簽證（申辦一年多次簽的原因，主要考量若是意外被拒絕入境或發生其他不可預期的變故，直少還有退路可以回土耳其再想辦法），其他的簽證就上路以後，到了第三國再想辦法申辦。而到了約旦之後，嘗試申辦黎巴嫩與以色列簽證的結果都以失敗告終，因此直接前往最後的目的地埃及。

而此次路線中有四個地方：北賽普勒斯－伊拉克庫德族自治區－喬治亞－伊朗，並不在原本的計畫之內。會決定前往這些地區，有主觀與客觀兩個因素。

就如同我在計畫書中所寫：「當我憑著自己的力量緩緩前行時，世界將不再是片斷的知識，或只憑臆測的既定印象，當我的汗水滴下，當我躺臥星空之下、土地之上，當我與途中的人們交換著單純的笑容時，我已從地圖中走出來，與這個世界、這片土地發生關係。」

這並不是一個有明確目的，可預期的計畫，重點不在於去到某特定國家、城市、機構，或學習某項特殊技藝，我不斷的移動，為的是「紀錄下追尋的歷程、移動中反思、以及與異地的對話」。

因此，我並沒有將自己侷限在計畫中的國家，而是保持著彈性，前提是為了更深刻的接觸、體會這個地區風土人情，這是主觀上的因素。事後來看，也幸好做了這些決定，才不會覺得無法進入黎巴嫩與以色列是個遺憾。而這四個地方各自顯現出來的強烈矛盾、反差，更是緊扣住我的計畫

主軸，會在接下來的報告中做更進一步描述。

而另一個對行程產生影響的客觀因素是氣候。當七月我準備從土耳其朝南方移動的時候，才發現要繼續前進幾乎是不可能的，當地白天的氣溫此時每日皆高達攝氏近五十度！且在一片乾燥、荒涼、不毛的戈壁荒原上，無任何遮蔽物，城鎮與村鎮之間分佈稀疏，距離遙遠，一天騎下來，半條命幾乎都要沒了。因此決定暫緩南下敘利亞的計畫，先朝北走，等最炎熱的季節過去，再繼續往南。

往北走的這段期間，我開始把眼光放在幾個與土耳其接壤的鄰國，並開始研究造訪這些地方的可能性。最後就以土耳其為「基地」，分別前往北賽普勒斯－伊拉克庫德族自治區－喬治亞－伊朗這四個地方，於九月初重返南下的路線，一路經敘利亞、約旦、埃及，最後從埃及開羅返台。

在以下的報告中，我會先詳列執行日程表，按照時間順序，針對各個所經地區、國家作一總體的摘要。接著會從一些最有代表性的事件切入，來描繪我在各個不同地區所經歷與所看見的。畢竟此計畫橫跨的時間與空間幅度都太廣大，若要鉅細靡遺的紀錄與整理，必定得用一整本書的篇幅來寫，因此目前就先盡我所能的，以短篇故事或散文的形式，來呈現這趟旅程最主要的精神，將會分成七篇。最終，我是希望將這些素材與經歷寫作成書的。


## 二、實際執行情形：

要將全程總計近五個月，137天，橫跨八個國家旅程的觀察、經驗與反思整理成一份有系統的報告，千絲萬縷實在有點不知從何著手，目前先將整趟旅程以區域區分成五個部份，也可以說是五個階段，用不同的顏色來標示每個部份的路線。

前四個部份基本上都是以土耳其為基地，延伸到它周遭的鄰國，最後一部分則進入到阿拉伯世界。在執行日程表中，會詳細列出所經國度、所待的時間、及扼要的整理出在該區域所經歷的事件。

### 執行日程表



時間與區域	地點及重點說明
 6/1~6/22  土耳其—北賽普勒斯	<b>土耳其 Turkey</b> 伊斯坦堡(Istanbul)－布爾薩(Bursa)－卡帕多其亞(Cappadocia)－大數(Tarsus)  <b>北賽普勒斯 Northern Cyprus</b> 法馬古斯塔(Famagusta)－卡帕茲(Karpaz)－吉爾尼(Girne)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在一片焦慮與未知中，於盛夏的開端從台北飛向歐洲與亞洲的交界——土耳其。鄂圖曼帝國曾有的輝煌未曾消逝，從壯麗的伊斯坦堡一路往南，穿越土耳其中部的崎嶇高原，經佈滿上古基督教遺跡的卡帕多其亞，抵達南方地中海的港口。</li> <li>· 乘船過地中海，為的是親眼觀察一座充滿歷史糾葛的島嶼——北賽普勒斯。由土耳其裔居民居住的北賽，仍留有大量希臘東正教遺跡，碧海藍天的景色中，過往歷史的糾葛仍揮之不去。</li> </ul>
 6/23~7/13  土耳其—伊拉克庫德族自治區	<p><b>土耳其</b>          塔素古(Tasucu)－加濟安提普(Gaziantep)－畢里契克(Birecik)－烏爾法(Urfa)－迪雅巴卡(Diyarbakir)－巴特曼(Batman)</p> <p><b>伊拉克庫德族自治區 Iraqi Kurdistan</b>          薩霍(Zaho)－阿爾比(Arbil)－蘇萊曼尼亞(Sulemaniye)</p> <hr/>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回到土耳其後，一路朝向庫德族占大多數，相對貧窮與偏遠的東土耳其，在白日逼近攝氏 50 度的高溫下苦苦前進。在當地得到的資訊顯示，與土東接壤的伊北庫德族自治區情勢平穩，且不需簽證就可入境，故決定將自行車寄放在土耳其，搭乘當地交通工具前往。</li> <li>· 伊拉克北部全副武裝的軍人崗哨無所不在，城市與城市之間是一片寸草不生的沙漠，酷熱程度相較土耳其南方有過之而無不及，但可以從城裡不少正在興建的大樓、道路的修建、熱鬧的市集…看見開始穩定發展的跡象，但在惡劣的自然環境下嚴重上吐下瀉，只能憑意志力硬撐。</li> <li>· 遇見當地的庫德人與為了工作來此的中國人，與之交談與相處的過程中，除了看見遙遠的世界，也彷彿看見自己。</li> </ul>
 7/14~8/11  土耳其—喬治亞	<p><b>土耳其</b>          畢特里斯(Bitlis)－凡城(Van)－多古拜亞茲(Dogubayazit)－艾茲倫(Erzrum)－特拉布宗(Trabzon)</p> <p><b>喬治亞 Georgia</b>          堤比利西(Tbilisi)－戈里(Gori)－庫台西(Kutaisi)－波久米(Borjomi)－瓦濟亞(Vardzia)－阿卡契黑(Akaltsikhe)</p> <hr/>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經歷過伊北嚴峻的身心考驗，再次回到土耳其後，不管是美麗壯闊的自然環境，還是親切友善的人們，都使我像是回到家一般感到放鬆。</li> <li>· 極端的酷熱已經威脅到身體狀況，再往愈加炎熱乾燥的南邊走，鐵定撐不下去，甚至生命安全都有疑慮。因此一面往土耳其東北方移動，一面考慮轉往氣候較涼爽，鄰近的高加索國家。</li> </ul>

	<p>在黑海沿岸大城特拉布宗，得知喬治亞邊境即可取得落地簽，並「意外」的申辦到伊朗簽證，於是二話不說就前往土耳其東北方的外高加索地區。</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在凋零、破敗的街景中，這個前蘇聯加盟共和國處處散發著一股逝去的優雅氛圍。去年此時因兩個半獨立省份的爭議，與過去的老大哥俄羅斯發生戰爭，喬治亞被打得潰不成軍，原已不振的經濟更是雪上加霜。這片土地雖然青山綠水，可是在複雜的國際政治情勢中，只能在夾縫中苦苦求生。我造訪的此時，適逢戰爭一週年，在人們抑鬱的臉龐及電視紀念節目中，沉重的記憶依然籠罩此地。</li> </ul>
 <p>8/12~9/9</p> <p>土耳其－伊朗</p>	<p><b>土耳其 Turkey</b> 卡爾斯(Kars)－多古拜亞茲(Dogubayazit)</p> <p><b>伊朗 Iran</b> 馬庫(Maku)－大布里茲(Tabriz)－德黑蘭(Tehran)－伊斯法罕(Esfahan)－設拉子(Shiraz)－亞茲德(Yazd)－德黑蘭(Tehran)</p> <hr/>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原計畫從喬治亞往南到另一個信仰基督宗教的國家亞美尼亞，而剛好亞美尼亞與伊朗邊境有關口，便可一路前往伊朗。但等到了邊境才發現無法取得落地簽，只好原路折返回喬治亞，再回土耳其，千里迢迢的繞一大圈，才從土耳其的邊境進入伊朗。</li> <li>適逢齋戒月，在鋪天蓋地、無所不在的嚴謹的戒律以及乾燥炎熱的自然環境下，我驚訝的發現，伊朗人是非常友善且知性的。儘管被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標誌為「流氓國家」，並被國際經濟制裁，但事實上這個國家許多方面的發展都相當完善。</li> <li>不久前的大選爆亂才剛落幕，表面看似平靜無波的社會，其實暗潮洶湧。有幸在首都德黑蘭接觸到中產階級的伊朗家庭，親身感受到受過教育、較西化的階層普遍對目前被伊斯蘭神權體制牢牢控制住的社會強烈不滿，渴望改革卻又力不從心、困難重重。</li> </ul>



9/10~10/14

敘利亞－約旦－埃及

### 敘利亞 Syria

大馬士革(Damascus)

### 約旦 Jordan

艾爾比(Irbid)－死海(Dead Sea)－阿曼(Amman)－阿卡巴(Aqaba)

### 埃及 Egypt

開羅(Cairo)－亞歷山卓(Alexendria)－撒義德港(Port Said)－蘇伊士(Seuz)－開羅

· 從伊朗首都德黑蘭坐上一班開往敘利亞首都大馬士革的國際火車，總計花了四天三夜才抵達目的地，雖然非常疲憊，卻能親身觀察到當伊朗人離開本國到另一個國度時，所展現出來的差異，每個人都異常輕鬆而興奮，尤其是女性，在外在裝束上變得自由許多，由此點可深刻感受到當代伊斯蘭世界的文化矛盾。

· 進入敘利亞之後，正式踏入阿拉伯國家，令人意料不到的是，一連串「災難性」事件接二連三，讓我吃盡苦頭，幾要精神衰弱，也讓我認清「想像」與「現實」的差別。

· 去之前，對阿拉伯人，或更精確的說是巴勒斯坦人，抱持著同情態度。從歷史資料及新聞報導中看見以色列及西方勢力長期在當地的作為，自然而然會傾向被壓迫的弱者。但實際經驗到的種種不友善（敲詐、偷竊、粗暴的肢體和語言、被成群小孩丟石頭攻擊…）使得我再也無法客觀的看待這個區域，而原本想跟當地人更深刻接觸的期待也幾乎完全落空。無論如何，回顧這一段日子走過的路、遇見的人，仍是一段無可取代、無比真貴的生命經驗，因為我看見了——真實。

(一)6/1~6/4

## 伊斯坦堡日與夜



聖索菲亞大教堂

夕陽下，金黃耀眼的水旁，我被壯闊的城市與天際線包圍。寬大的渡輪，正在橫渡博斯普魯斯海峽。一條全長 30 公里的狹窄海峽，最寬處 3700 公尺，最窄處僅 700 公尺，歐亞大陸在此分離。

密密麻麻的建築沿著山坡而建，一根根高聳的清真寺尖塔與巨大弧形圓頂充滿韻律的跌宕起伏，無數飛鳥盤旋其上，建築的輪廓在刺進天際與盤桓地表之間交錯。溫暖的海風吹送著，我半眯著眼，眼前的城市隨著海面搖晃，似真似幻，無比巨大、陌生、美麗。

隨著船離岸越來越近，只見岸上人頭鑽動、車輛往來不絕的熱鬧景象，也才發現，整座城市離水如此之近，沒有高高的防波堤阻隔，海水幾乎與路面平行。橋上、岸邊，四處伸起一根根釣竿；大貨輪、小遊艇、舢舨船，在水面劃過一條條白色線條，在古老的建築底下，海上、陸上都充滿著熱鬧的聲音與活力。方才猶如戰場的高速公路以及污染嚴重的郊區，簡直恍若隔世。

待在這座建在七座山丘及四面海峽之間的城市，幾不知饜足的走訪一座又一座龐然巨大的清真寺、城堡、宮殿，沿著金角灣、沿著熱鬧的獨立大道（İstiklal Caddesi），用力吸著溫煦的海風、聽著周遭千變萬化的人聲、水聲、車聲、清真寺叫拜聲……

踏進聖索菲亞大教堂(Aya Sofia)內部的那一刻，我渾身起滿雞皮疙瘩。建築外觀像一座堅實、冷硬

的軍事堡壘，進到裡頭，才發現天花板的穹頂弧線極為優雅，一道道光束筆直的射進來，燦然的金黃在幽暗的室內發光。在巨大且繁密的阿拉伯文書法裝飾中，部分牆面剝落的部分，出現拜占庭時期的馬賽克鑲嵌壁畫，耶穌、瑪麗、聖嬰、聖人、帝王，經歷千百年後仍無損其深沉華美的色彩與光華。

它首先是一座當時世界最大的大教堂，在 1453 年土耳其人攻陷君士坦丁堡後，改為清真寺。黑暗與光亮，阿拉伯書法與拜占庭鑲嵌畫，種種看似相悖的元素，在碩大無朋的圓頂之下融合、對話。似乎可以看見，那久遠以前，種族最多元、宗教最寬容時代的身影。

15、16 世紀，東羅馬帝國滅亡，鄂圖曼土耳其剛定都伊斯坦堡的時期，前幾任君王雖驍勇尚武，卻都秉持著極為開明的政策，使伊斯坦堡成為當時最「國際化」的大都會。伊斯蘭教、基督教、猶太教，土耳其人、威尼斯人、希臘人、猶太人，不同的人種和平共處、不同的宗教多元並存，這是一幅如今想來如同神話的傳奇景象。

從聖索菲亞大教堂到藍色清真寺這兩個最知名的景點間，永遠塞滿了人潮，種族、膚色多元，也是一派和樂融融的景象，但這些人如我，即使來自四面八方，卻是揮揮衣袖，來了又走的旅人。真實的伊斯坦堡、真實的土耳其，早就把龐大的希臘裔居民驅逐出境、趕盡殺絕，並且持續壓迫著東南方的庫德族……

-----

夜色降臨，人群從四面八方湧入伊斯坦堡最繁華熱鬧的區域，從塔克辛廣場(Taksim Square)延伸出去的獨立大道(İstiklâl Caddesi)漫長無止境，熙來攘往，徹夜不眠。各式各樣的街頭藝人使出渾身解數，佔滿大道兩旁、探頭探腦的各國旅行者、城裡的酷哥辣妹、蹲俯在地上乞討的吉普賽婦人與孩子……整個大道、整個區域，就像一場人生的嘉年華會，各式各樣的景象、氣味、聲響源源不絕、像跑馬燈一樣轉個不停，讓你興奮、驚嘆、哀傷、低迴，複雜的情緒交錯著，兩年前，我就已見識過。

大道兩旁密密麻麻的暗巷內，滿是咖啡館、酒吧、餐廳…空氣中滿是享樂尋歡的氣息，飽脹欲裂。而這個夏夜，我的土耳其朋友 Defne 卻帶領我看見這座城市、這個國度更深層的另一面。

我們坐在一間戶外咖啡店兼酒吧外，吧檯就緊鄰著窄小的巷子，群眾人手一杯啤酒坐在矮凳與小圓桌旁，把巷子擠得水洩不通，歌者就倚著吧台一角開唱。一首又一首土耳其歌曲讓群眾的反應熱烈，全場開始騷動，大聲合唱，有的人已經坐不住，從椅子上站起來手舞足蹈。我聽不懂，轉頭問 Defne 他在唱些什麼。

「唱歌的人，他是個左派，社會主義者。」Defne 笑笑的說，原來他唱的每一首歌，都飽含著凌然的反抗氣息，控訴人世間的不公不義，並鼓勵著人們繼續為理想奮鬥，不要喪氣。

我有點訝異，滿場的年輕人竟都對每首歌朗朗上口。畢竟「左派」兩個字對生長在台灣的我而言，

雖然不陌生卻是無比遙遠，除了學術語言或浪漫的遐想，它甚少與我們的生活發生關係。而現在在這裡，伊斯坦堡最繁華、最「西方」的區域，每個人大聲唱著一首接一首的反抗歌曲，彷彿他們從小就在這些歌聲中長大。

「一直到現在，左派在伊斯坦堡仍是一股很強的力量，雖然從未實際『成功』過。」從 1960 年代開始，土耳其總共發生過四次軍事政變，幾乎每十年就一次，在那段漫長的動盪歲月中，許多人就把自己獻身給左派的理想，對抗極權政府，包括 Defne 的姑媽。

唱到一首歌時，全場安靜下來，歌者讓蒼涼的吉他前奏持續著，猶未出聲。「這是我姑媽生前最喜歡的一首歌…由土耳其傳統民謠改編，原唱者 Zülfü Livaneli 是一個左派份子，既是作家也是音樂家，好幾年的時間，四處躲藏，隱藏他的身分，沒有人知道他是誰…」

Defne 一字一句將歌詞翻譯給我聽，輕柔的聲音傳進耳裡，充滿重量。

## Leylim Ley

我已變成一片自枝頭撕裂的枯葉，  
晨風啊，請把我潰散、破裂。  
把我的碎屑帶遠離這裡，  
摩娑我愛人赤裸的腳踝。

月光輕觸我的薩斯琴(saz，一種類似吉他的土耳其傳統樂器)，  
除了我的歌四周悄無聲息。  
我的眉毛像似新月，在我的膝上，  
月從一邊，妳從另一邊，環繞我。

已經七年未曾回到我的土地，  
我找不到任何人來分擔我的痛苦。  
如果你有一天要來，來找尋我，  
別問其他人，只問你自己的心。

Leylim Ley…

Leylim Ley…

Leylim Ley…

Leylim Ley…

隨著眾人哼著、唱著，不知不覺幾滴淚水打轉，濕潤了眼眶。我已離開自己的土地，壓抑、拋下我微不足道的痛苦，跟隨著心，

找尋什麼？

(二)6/9~6/13

安那托利亞的面容



在安那托利亞高原上

安那托利亞 (Anatolia)，又名小亞細亞，是土耳其中部由崎嶇的高原山脈構成一大片土地。安那托利亞是希臘語「上升」或「東方」之意，對於古代的希臘人而言，此地就是他們腦海中東方的極限，太陽升起之地。

從卡帕多奇亞鄰近的 Nevsehir 開始，途經 Nigde、Pozanti，這幾個城市每個海拔都在一千多公尺以上，我緩緩掙扎在周遭終年積雪，一層又一層肅穆的山峰間，向著最南方的地中海岸前進。

每日平均騎了一百公里，四分之一用推的，廣闊的山脈令人恐懼，伴隨著長長下坡令人顫抖的狂喜，累到不像話，所以到了城鎮定點都花錢住旅館。雖然一再以為已氣力耗盡，但那不時出現的暢快下坡，仍讓我激動的不住歡呼，在空無一人的山間大吼大叫，直到下一個長長彎道來臨。

山與海截然不同，若說夏天的海邊使人放空的留連在無盡的蔚藍，此時的山則一再以其高聳巖峻，讓人下巴幾乎要掉下來的驚呼連連。上坡時，每每像是要呼出最後一口氣一般的，從身體最深處喘息、換氣；下坡時，疾速俯降在滿是碎石的爛路，震得魂魄都要掉出來，迴旋轉動的山脈閃著堅硬的色澤，忍不住仰望它的崇高，卻不希望多待一會，恐怕會就此被吞噬進裡面。

這片地廣人稀的高原地帶組成了土耳其絕大部分的領地，不停考驗著肉體的極限。在沉默的山與風景中，唯有人們溫暖的笑容，讓我有力量繼續前進……



無所不在的「土式熱情」，跟路邊小販買櫻桃，就留我下來吃飯。



騎乘的路途中被一群老伯攔下，請我喝茶。要走時，一位老伯竟將手中的玫瑰花送給我。



精疲力竭中，看見高原上一大片綠草與紅花交錯，瞬間猶如置身天堂。

(三)6/16~6/22

寂寞海角



聖安德魯修道院(Apostolos Andreas Monastery)，位在北賽普勒斯最東北方細長的卡帕斯半島(Karpass\_Peninsula)的岬角上。

地中海仍是透明的藍，北賽普勒斯(以下簡稱北賽) 卻和想像的截然不同。是居民全由土耳其裔組成的北賽，從土耳其南方海岸坐船過去完全不需另辦簽證，一落地海關即會發給你一個月左右的簽證，免費。南邊由希臘裔組成的賽普勒斯共和國則已是歐盟成員國，不事先申辦簽證絕難入境。

想像中，在這個四面被海包圍的小島，應該到處是幽靜宜人的沙灘或無人海岸。並滿心期待可以在海邊。抵達後才發現，只要有一處稍微宜人的海灘，沒有不被餐廳、飯店、甚至賭場圍起來的，從地圖上看似愜意的沿海公路，除了這些所費不貲的消費場所，還有東一片西一片新建成或正在興建的突兀公寓，幾乎見不到海另一端土耳其鄉間破落的傳統宅邸，也不再能明顯感到濃烈的人情味。



迪普卡帕茲(Dipkarpaz)，幾乎每一個小鎮都能見到一座過去希臘裔居民所使用的教堂，而今完全人去樓空。

千百年來，這座位在地中海東端的小島就是兵家必爭之地，一個接一個的民族、政權來來去去，從羅馬、拜占庭、威尼斯人、鄂圖曼帝國，一直二十世紀初的英國，這個面積僅有台灣四分之一的島嶼充滿著極為複雜的歷史糾葛。1960年代脫離英國獨立後，原本協議兩族裔（希臘裔及土耳其裔）共治的政權不久便破局，由希臘及土耳其兩國都在背後支持各自族裔，甚至策動各種恐怖襲擊，最終，正規軍隊出動，演變成一場戰爭。

戰爭結束後，島嶼硬生生被一分為二，北邊是由土耳其控制的北賽普勒斯，南邊則是由希臘裔居民組成的賽普勒斯共和國。或因逃離戰亂，或因強制遷離，原本住在南方的土耳其裔，以及原本居住在北方的希臘裔，都得放棄已經生存了數個世代的家園，重新落腳在各自政府管轄之地。

在無比的炎熱和乾渴中（島上幾無河流），我嘗試貼近這片座分裂的島嶼。這裡幾乎看不到人們喝茶了，而是土耳其咖啡一杯接一杯；這裡許多人帶著一口英國腔的英語，殖民政府早已離開，卻仍有一窩蜂的英國人來此遊玩、置產，追尋陽光與海灘；還有一間接一間的賭場（土耳其本土賭博為非法）及伴隨而來蓬勃的色情業；最讓人無法忽視的，是一座座毀棄的希臘東正教教堂，孤獨的見證著賽普勒斯未分裂前，希臘裔族群曾經生活的痕跡……

(四)6/25~7/7

土東的過去與現在



畢里契克(Birecik)，越過幼發拉底河。

回到土耳其本土後，我朝著東部前行，爲了前往計畫中「庫德族」聚集的地區。幾個大城市分布在高山及兩條如雷貫耳的河流：幼發拉底河與底格里斯河的灌溉區域之間，是從地中海岸要進入東方的前哨站。南方不遠處即是敘利亞，北方是多山的土耳其中部，荒涼沙漠中的這些城市是連接地中海、阿拉伯世界、安那托力亞高原，以至於西亞的重要孔道。

然而，城市與城市之間，等著我的，除了綿延不絕的沙漠，還有無止盡的酷熱。某天在正午時分剛抵達一座城市，偶然瞥見馬路上的電子看板顯示著目前溫度，竟然是 48°C！

不知哪來的精力，每天雖然都被曬得像隻烤焦的鴨子，仍一一抵達，Gaziantep、Birecik、Sanliurfa、Diyarbakir……這一個個念起來拗口、陌生、遙遠的城市，在觀光業發達的土耳其，造訪的遊人可說是屈指可數。但也因爲這樣，我得以遇見更多知名景點不會有的，過去的靈魂。

老城區圍繞在市中心城堡的下方，狹窄的巷弄間，一間間五花八門的店舖緊挨著，在許多古老的清真寺中間，會發現一種獨特的建築叫做 Han。小小的拱門進去，是一方豁然開朗的長方形大天井，四面圍著兩層的樓宇，中間通常有一座水池或噴泉。簡單來說，這是給古代旅行者或商人歇腳的客棧，樓下停放馬匹、貨物，樓上睡人，現在大多也成了一間間商舖。

在炎熱的大太陽底下，走進 Han，樓宇投下的陰影阻絕了熱氣，地上剛灑完一輪水，就著石質地面反射金黃的光線，嗚嗚叫著的鴿子站在牆縫間、欄杆上，不時撲簌振翅飛向天際，換下一輪的鴿子暫時來這兒歇腳。現在，來此的旅人只剩牠們了吧！

喔，不，忘了還有我。我一路緩緩移動著，揮著汗，頂著烈陽，渴求著水與清涼，看到這些為古代旅行者而設的驛站，我感到這幾乎是為我而設的。

走著走著，想找個地方坐下來休息。走進老舊的木造室內，光線自挑高的窗格射進幽黯的空間，細微的塵埃像流水一樣浮在光裡。這是一間地道的土耳其咖啡館，號稱已有數百年歷史，牆壁上掛著貼著過時的畫報、飾品，現在仍像再普通不過的自家客廳，本地男人聚集在一起喝茶、發呆或悠閒抽著水菸，店員促狎的開著玩笑……雖然只有我一個外國人，卻一點也不會不自在，大家都把我當自己人一般的自然。坐在小巧的木製靠背椅子上，離開喧囂炎熱的街頭，在水菸的薄霧與香氣中，彷彿鄂圖曼帝國末年的幽魂，仍坐在我的四周……



驛站及咖啡館，。

剛抵達 Sanliurfa 時，因為問路而碰到幾個庫德族青年，比手畫腳加上使用電腦翻譯，他們告訴我庫德族仍持續被土耳其政府壓迫著。「PKK 無敵！」（PKK：成立於 1970 年代，為爭取庫德族權益而與土耳其當局發生武裝衝突的組織，被世界上多數國家列為恐怖組織。）、「Öcalan 至今仍被關在監獄！」（Öcalan：前 PKK 領袖）……電腦銀幕上出現一行行這樣的字眼，使我深受震撼。這是與庫德人的第一次實際接觸。

而當我接受招待，住進當地土耳其人家裡，跟他們討論此議題時，得到的卻是全然相反的訊息。大部分土耳其人都說，的確，過去政府對庫德族是有許多不公，禁止使用他們自己的語言、音樂、報章雜誌，但是現在已經大大不同了，「他們跟土耳其人一樣享有所有權利，到底還有什麼理由反抗呢？」。

雖然領導人 Öcalan 在 1999 年被捕後，已經呼籲用和平的方式達成手段，PKK 也宣布停火，但一直到 2007 年，武裝衝突仍在土耳其東南方持續著，沒有人知道和平哪一天才會降臨。

(五)7/8~7/14

伊拉克一瞥



伊拉克庫德族自治區首府阿爾比(Arbil)的城堡。

爲何我會在這裡？虛弱的攤在床上，我不禁自問。

從抵達伊拉克的第三天起，就不停拉肚子，中午剛吃完的烤肉，也在前一刻全部吐光了。電視不停播放歐巴馬訪問非洲迦納的新聞，而他所領導的國家，幾年前「解放」了這裡——如今每隔一陣子如家常便飯的自殺炸彈就登上國際新聞一角的國家：伊拉克。

這裡的炎熱、焦灼、乾旱、不毛遠超過我的想像。住了一間沒冷氣的便宜旅館，頭頂上的電扇搖搖欲墜，夜半時分熱得我徹夜無法成眠，進浴室猛往身上澆水，縱使已淋得遍體濕漉漉，躺回過沒多久就完全蒸發，再度被無所不在的熱氣所包圍……而白天的酷熱，更使我猶如像置身地獄般的痛苦。

沒有公共交通系統，從一地移動到另一地，唯一的選擇只有計程車。不可否認，當透過車窗望向如月球表面般荒蕪的土地，看見遠方泥灰色的城市不斷竄起（也許是油田）火焰，前方的路標幾個城市的名字，配合著箭頭方向映入眼簾：巴格達(Bagdad)、摩蘇爾(Mosul)、基爾庫克(Kirkuk)……是有幾分超現實的冒險快感。手邊這本 Lonely Planet 的中東旅行指南聲明，除非活得不耐煩了，否則千萬別去伊拉克旅行。

而我當然還想要這條小命，事實上，只是從這幾個地方的外圍經過，活動的範圍僅限於北部。從各方打聽來的消息都顯示，此區安全無虞，外國人大可放心自由來去，免簽證一律可待十天。

它有獨立的政府、單一的民族、美國的撐腰、共同的利益：石油，它的正式名稱是：伊拉克庫德族自治區(Iraqi Kurdistan)。這個曾經被海珊屠殺、被土耳其政府剝奪文化與權益，命運多舛的民族，現在是最接近「國家」的一刻。

我來到的此時，即將總統及議會大選，印滿標語及大頭照的海報四處可見，這是一個新聞記者大展拳腳的時機——一個充滿曲折歷史、不確定未來地區的關鍵大選。可惜，我只是一個天真的旅行者，在逼進攝氏五十度高溫及惡劣環境下，終於不支倒地。

但至少，我遇見了人。

剛到的第一晚，在雜貨店遇見一位英文不錯的庫德族青年，第二天早上他帶我逛這靠近土耳其邊境的城鎮薩霍(Zaho)。他說著他如何努力自修英文，一心想考進美軍基地作翻譯，「如果能順利進去，很有機會拿到綠卡，這樣就能到美國去了，可惜上次沒有考上，我會繼續試的。」他的眼神混合著憂鬱及盼望。

最後幾天，東部的城市蘇萊曼尼亞(Sulemaniye)，我在一間中國餐廳遇見一個中國女孩，她跟著公司來此，公司卻因經營不善解散，她的簽證也遇到問題，正喝著酒解悶。「就爲賭一口氣吧！出來闖闖。一直到我上飛機的那一刻，我爸媽還不知道，我要去伊拉克。」

這是她生平第一次出國。第二天早上，她跟我講述更多不可思議的經歷，在中國生一場近乎喪命

的病、被綁架、在伊拉克被搶，怎樣跟這裡的官員周旋……

他們都想要離開、或正在離開故鄉。在這片炎熱的土地上，我的生命與之短暫交會，也彷彿看到自己。



薩霍的庫德族青年及他經營雜貨店的父親。

(六) 8/1~8/15

## 葡萄酒洗不去的記憶



喬治亞的戈里(Gori)是史達林的故鄉，這位被定位成與希特勒不相上下的獨裁者、劊子手，其雕像竟然還四處矗立在他的老家，並有一座專屬於他的博物館。這座市中心的史達林雕像背後是市議會大樓，殘破的屋頂是去年與俄羅斯的戰爭證據。

會來到喬治亞，可以說是個意外，原本計畫從土耳其一路往南，但天氣實在熱得讓人受不了，走著走著竟一路朝北了。在黑海沿岸大城特拉布松(Trabzon)時，得知在邊境即可取得喬治亞簽證，於是將我的自行車擱在一旁，一探這陌生的高加索小國。

第一眼看見首都特比利西(Tbilisi)時，是極為驚豔的。這座城市像是一個年華老去、飽經風霜的美人。在殘破的建築與凋敝的巷弄間，似乎仍可想像她最美麗的時光。而她也就任由無情的時間留下痕跡，沒有想要再次妝點容貌。

等到我離開首都，那第一眼的驚艷，迅速銹蝕蒙塵，一座座城鎮荒疏破敗，了無生氣，無論走到何處，人們總是眼神陰鬱，遠遠看著我。偶有幾次住進當地民宿，才感受到喬治亞人在前蘇聯時代活潑開朗的民族性。

那一夜，在庫台西(Kutaisi)，蕭條程度讓人難以置信，這竟是全國第二大城)吃完晚飯後，飯前就開始喝不停的白酒，在民宿夫妻堅持下，更像是水庫洩洪般一杯接一杯灌入喉頭。據說人類第一杯葡萄酒就是在喬治亞喝掉的，如果你嘗過那甜美滑順的滋味，應該就會相信。

喝了超過 10 杯後，男主人放起輕快活潑的喬治亞流行樂，教我跳起傳統舞蹈。隨著音樂節奏，兩腿張開，身子慢慢低下，直到用嘴銜起地上的毛巾，或裝滿酒的酒杯為止。我努力彎下腰，學著

照作之後，男主人發出陣陣歡呼。興致一來，他從櫥櫃拿出幾個簍空的羊角，不令人意外的，把酒灌滿到裡頭，「來，乾了！」雖然他說著我不了解的喬治亞語，但我知道鐵定是這意思無疑。「為我們的家庭、我們的身體健康、我們的國家和世界和平，乾了！」

我驚訝地發現自己酒量如此之好，到現在還沒有醉，並清楚地意識到，再過一天，就是俄羅斯攻打喬治亞一週年的日子。自從 90 年代玫瑰革命，親西方的總統薩卡西維利上台以後，喬治亞就和過去的老大哥俄羅斯長期處於緊張狀態。去年俄羅斯佔大多數的南奧塞提亞、阿布哈茲兩省是雙方關係的引爆點。戰爭持續約一週，喬治亞兵敗如山倒，俄羅斯甚至攻進了距首都僅 80 公里的戈里——史達林的故鄉，幾天前我才在那裡待了兩晚。

老舊的電視播放著戰爭一週年的紀念節目，坦克、爆炸、著火的房舍、陣亡士兵遺孤……男主人頻頻搖著頭，發出嘆息，這是再多葡萄酒也洗不去的記憶吧。



在庫台西的民宿主人家，數杯白葡萄酒下肚後，開始停電……

(七) 8/16~9/9

## 設拉子的街頭哲學家



在伊朗西北荒涼的公路上

「生命很短暫，」老頭吃完手中檸檬口味的冰淇淋，慢悠悠的說。這是一句再簡單不過的話，我卻像被電到一樣震撼不已。

吃過晚飯正準備回旅館路上，一句「哈囉」冷不防從一旁的暗處冒出來，隨即面對我伸出一隻手。在伊朗兩個星期，除了人煙稀少的荒涼公路上，人們會請我喝茶吃東西，在城裡就鮮少遇見主動的好客熱情，而這在土耳其是屢見不鮮的。

我有些驚喜的伸出手來，「下午我在海飛茲的墓園外看見你，就想與你打招呼。」海飛茲(Hafez)是古波斯最偉大的詩人，至今仍受到每個伊朗人的尊崇，家家戶戶都有一本他的詩集，人人能引述一段他的詩句。他在設拉子(Shiraz)這座城市的陵墓，幾乎已成為朝聖之地。

雖然未讀過他的詩作，但金黃的夕陽餘暉底下，看著老老少少伊朗人漫步在圍繞陵墓而建的花園中，三三兩兩坐在一旁，研讀他的詩集，四周音響傳來空靈的音樂與吟誦，瞬間就被當下的氛圍感染，心中像有一條平靜的河流過，洗去自然環境的乾枯與城市的喧囂。

「但當時我坐在車上來不及停下來叫你，來，請你吃冰！」繞過市中心厚實的城堡外牆，我們人手一杯本地最知名的老字號檸檬冰淇淋，坐在城堡的另一頭草地上開始閒聊。

「生命很短暫，」我已記不得當晚他重複了幾次，但幾乎像每句話的發語詞。「我們的古詩人奧瑪開儼(Omar Khayyam)說過，生命就像球場上的球，你不知道下一刻會被踢到哪裡去。」老頭提到他靠近伊拉克邊境的故鄉，兩伊戰爭期間被戰火波及，他當時受傷住進醫院，之後舉家便遷居設拉子。

「每個宗教都說自己是獨一無二的真理，然後用這個真理控制人，我一點也不相信伊斯蘭教，也不相信現在的伊朗政府，它說它是世上獨一無二的伊斯蘭共和國，這是完全錯誤的，沒有誰是獨一無二的，我們都是人類的一份子。蘇格拉底曾說：『我既非雅典人，也不是希臘人，我是世界公民。』」

「我相信什麼，我相信人的良善，我相信幫助別人便是幫助自己。」

「這世界上的書本、知識，太多太多了，窮究一生，根本不可能讀完。所以其實不想什麼的人是很好的，沒有太多煩惱，只要汲汲營營於眼前的利益…」

「我們能知道的太有限，而生命太短暫。」對，我感到他的字字句句都像是替我而說的。

「就像睡了一場覺，一覺醒來，你發現這趟人生旅程已經抵達終點。」聽到我回他這句話，他有點憂鬱的臉龐展開笑顏，在設拉子的夜空底下，我們再次握手。



伊朗伊斯法罕(Esfahan)，氣溫逼近攝氏 40 度的下午，男人們祈禱完直接在清真寺門外倒頭大睡。

(八) 9/10~10/14

尾聲：窗與牢籠



日出，埃及開羅雜亂的天際線。

躺在開羅廉價旅館的床上，巨大的風扇在頭頂轉動，發出規律的節奏聲。一張床之外的比利時男孩已熟睡，也是騎自行車過來的，再過一兩天想往蘇伊士去，看有沒有可能找艘貨輪，載他和他的車一程「便船」，一路到印度。

聽了就令人興奮莫名、浮想聯翩，我對港口與船完全沒有抵抗能力。陸地與海洋的臨界點，不管你背朝哪一面，上岸，或出航，都是全新的開始。只可惜這是最後一夜，明天就是回家的日子。

結束了，而我從來沒有感到如此蒼老。

身體很沉，只是躺著，睡不著。記得在北賽普勒斯六月毒辣的太陽底下，靜靜倚著黃金沙灘的躺椅，蔚藍的海水與潔白沙灘在一旁，也有同樣的悲傷。

但那時是年輕的，只是覺得自己來錯地方，在一群享受悠閒度假時光的英國或歐洲遊客中間，完美海灘、燭光晚餐、葡萄酒、勤快的土耳其男孩…一切都很不真實（當然幾年後若發了，擁著美女來此度假，或許就會覺得很真實），一心記掛著土耳其男孩手上大片未敷藥的燒燙傷，以及他的家鄉，偏遠的土耳其東部。

後來也真的過去了，從靠敘利亞邊境，攝氏近五十度的沙漠、到高原上寶石光澤的湖泊、到黑海

之濱充滿活力的港口城市、到挪亞方舟停靠的終年積雪山峰……並出乎意料的，去到未在原計畫之內的土耳其鄰國：伊拉克北部、喬治亞、伊朗。

熱爆的伊北、抑鬱的喬治亞、忍飢受餓的伊朗……不管日子有多難熬，一回到土耳其，壯麗險奇的自然景觀，友善熱誠的人們與便利的住宿、交通、飲食，總會有種，「啊，到家了！」的輕鬆與安全感。我知道我可以完全信賴這片土地。

時而從收音機裡傳來的蒼涼樂曲、毀棄的亞美尼亞教堂、凋零的鄂圖曼宅邸、盪氣迴腸的高原公路…就像一曲曲配樂，引領你進入一個個不同的空間，所看見、經驗的，不只是眼前的景象，而有無窮無盡的對比、想像。

然後我來到阿拉伯世界，那一扇扇開向另一個世界的窗戛然而止。反而像是進入枯燥、貧瘠的牢籠，更糟的是，還得受到連續不斷的虐待。所遇見的種種直接經驗，就像一記記重拳，揍得我鼻青臉腫，終使我精神耗弱、心力交瘁，再也騎不下去。

最後，像逃難一般的，連滾帶爬到埃及開羅改機票提前回台。我想我是唯一一個，到了埃及卻沒去金字塔，去了約旦卻沒到佩特拉(Petra) 的旅行者……

對於這些經驗，短時間內還無法完全仔細釐清其背後的原因，目前只能誠實的述說，試圖在往後的書寫與研究過程中，更接近背後的真實……以下就是幾個特定的經驗：



敘利亞鄉下，在颳著強風的公路旁紮營。

## 敲詐

地點：敘利亞首都大馬士革

情境：在非常普通、local的餐廳吃頓飯，幾塊烤雞腿、烤雞翅、烤番茄、米飯、可樂，結帳時，老闆看見我只有一張一千鎊（約新台幣六百元）大鈔，接著在計算機上敲打出：1080，是合理價格的六到十倍。我從來不會殺價，但這次真的怒火中燒，氣到講話結巴的與店員、老闆爭論，「好吧算你折扣，五百」。我殺價從來沒有一次成功，爭到這個價碼我已氣力放盡，最後，屈辱的收下他找給我的五百鎊。

## 偷竊

地點：敘利亞鄉下

情境：爆胎，蹲在路旁修理時，當地小孩子圍過來東摸西摸，修好之後，發現兩台（因相機摔壞而買來暫時使用的）即可拍被摸走，兩台都已拍過，路上一部分珍貴的回憶又人間蒸發。而在我剛進村子買飲料時，就已經熱熱鬧鬧的替那兩個偷兒及一大群人拍過照。

## 粗暴的肢體語言

地點：敘利亞邊境前小鎮

情境：上坡時，一青少年擋在前方叫嚷，不理會的騎過他後，啪一聲，他竟重重打向我的背。力道之重，使背後短暫的麻木、刺痛，完全不是開玩笑的舉止。

## 石頭大軍

地點：約旦河谷地

情境：一從約旦北部下到約旦河東岸，只要一被路邊小孩子看見，他們馬上興奮的拾起大塊石頭或瓶罐，用力朝我和我的自行車丟過來，幾無例外。除此之外，髒話是一定要的，fuck是基本款，當一個小孩朝著我大吼”fuck your sister”時，真的覺得，夠了。很不想這樣說，但這些小孩比野狗還要令我懼怕，遠遠看見他們的影蹤，只能咬緊牙根，加速逃逸。

## 孽緣

地點：約旦河谷地

情境：騎著騎著，一輛小客車將我攔下，駕駛滿面笑容的先跟我寒暄一番，接著說他是警察，要我把護照拿出來。但車內連同乘客共三人都著便服，我說我怎知道你們真的是警察？要看護照可以，除非在警察局裡。接著駕駛從皮夾掏出一張塑膠卡片，他的大頭照下面印著SECURITY，怎麼看都不像正式的官方證件，只像是保全公司的員工卡。

看我不信，他叫他朋友拿出另一張證件，仍是類似的塑膠卡，NONONO，我說。可以走了吧，我得繼續趕路了，我比手畫腳的表示。忽然，坐在駕駛座旁邊的男子掀開上衣，一把漆黑的手槍插在腰際，他們的眼神全部朝向我，像是說，看到了吧。

前幾個小時才歷經一輪石頭攻勢與叫囂，現在的我已經非常疲憊與漠然，哪怕是要用槍威脅我，也沒有太大感覺了。「你們不是警察」，烙下這句話，還有他們一臉錯愕，我頭也不回的揚長而去。

但事情還沒結束。

天黑之前還到不了有旅館的城鎮，我於是紮營在公路旁，雖然不時會有車經過，但附近有幾株茂盛的樹遮掩，暗夜裡應該不會有人發現我在這裡。

在悶熱的帳篷裡汗流浹背的翻來覆去，半睡半醒的不知過了多久，強烈的光線滲進眼睛將我驚醒，睜開眼起身，整個帳篷被照得通透明亮，外頭是車子的引擎聲，以及頻頻的哈囉。

拉開門口拉鍊，慌張的走出來一看，一輛自小客車開著大燈，正對著我的帳篷，引擎未熄火。兩個男人走過來，逆光下，只看得出他們身軀的輪廓。等到僅離我一步之遙，才看見其中一人的面孔。

我的腦海一片空白。

成串髒話猶如黃昏的麻雀成群掠過腦海，眼前這個人，不就是今天下午在路上攔下我，說他是警察的駕駛嗎！我到底是招誰惹誰？連躲在荒僻公路的樹叢中也會被他們堵到。

他先伸出手來要跟我握手，依舊是那不帶惡意的微笑與寒暄。「哈囉，你是哪國人？要去哪裡？為何在此露營？」他似乎並沒認出我，以為又是另一個騎自行車旅行的外國人。

「我是警察，護照給我看一下。」我再次強調說，你沒穿制服我怎麼知道你真的是警察。聽到我堅定的反應，他臉上又顯出錯愕，怎麼又碰到一個「沒在怕」的「老外」。

「一個人晚上這樣子很危險的…」但我騎自行車旅行真的找不到旅館，且有跟對面農場的人打過招呼，那邊的人說沒問題。「但是有狗…」他繼續說到，的確，周遭是有好幾隻狗整夜叫個不停。

人比狗更危險，我在心中 OS。我說我不怕狗，他似乎拿我沒轍，停頓一會，又伸出手來，「歡迎來到約旦」。烙下這句話，他們一夥人便開車揚長而去，留下我滿腦子問號及恐懼。想到下午秀出的那把槍，且現在又已知道我的落腳處，長夜慢慢，要想對我不利，在這荒郊野外簡直輕而易舉。

躺回帳篷後根本無法安睡，外頭只要一有聲音，馬上會懷疑是不是他們悄悄折返回來，每隔一陣子就要小心翼翼的探頭出去，確定外面沒有人。即使剛剛僅是落葉觸地，在我聽起來也像是腳步聲。

就這樣，瑞士刀放在伸手可及之處，一夜無眠的直到早上。

## 是誰在敲我的門

地點：埃及撒義德港(Port Said)

情境：找到一間極便宜的青年旅社（每晚約台幣六十元，還附早餐），七張破床的偌大房間只有我一人，旁邊兩間房住了一群埃及青少年，剛開始相安無事，直到第三晚，我從公共浴室洗完澡出

來，青少年們在走廊上看到我，嘴裡開始嚷嚷，臉上開始出現輕挑的微笑。

回到房間不久，碰碰碰！外頭的青少年開始用力敲我房門。兩年前在西班牙的 Granada，同樣住在一間大部分被當地學校團體包下的青年旅社，就上演過一模一樣的戲碼。只要一開門，外頭的小孩子瞬間鳥獸散，關門回到房間隔一陣子，又是一陣碰碰碰，如此胡鬧像無止盡一般循環。直到實在被搞得「龜卵葩火」，我決定反擊。

抓起相機，屏氣凝神，等在門口，下一輪的敲門聲一響，我馬上開門衝出去，小孩子還來不及逃竄，我就用（開啓閃光燈功能的）相機正對著他們連拍數張，沒料到我會有這種反應，幾個小孩急著向我解釋是誰誰誰敲的門不是他…最後帶團的老師終於被驚動，親自過來和我道歉，才換得下半夜的平靜。

但這一路到現在，實在累了，不想再花力氣和這群青少年糾纏，我決定不理不睬，讓他們自覺無趣的停止吧。

事後證明這並不是一個多有效的策略，當晚從九點多，平均每隔半小時就來一陣，敲得非常大力，未保留任何力量，讓你感到甚至有種攻擊性。儘管被搞得煩躁不安，躺在床上完全睡不著，我還是忍下這股氣，想說這應該是最後一次吧。

等到最後有一次連續不斷的敲擊，居然沒有停止的跡象，我再也忍不住了，看看手表，半夜一點多，已經給他們鬧了四個小時之久。表情故作平靜的打開門，一個身材高大的青少年笑嘻嘻站在門口說著 sorry、shampoo，另一手拎著我剛才洗澡放在浴室忘記拿走的洗髮精，原本七分滿，現在僅剩三分，顯然是被他們用掉的。我說我不需要了，送你吧。

接下來敲門攻勢終於停止，心裡也稍微好過一點，有可能他們一開始敲門只是想跟我說洗髮精忘了拿吧。

但到了早上，被外頭的人聲吵醒，疲累的睜開眼。不多久，碰碰碰！



敘利亞近約旦邊境的鄉下，男主人及他的四個孩子。難得碰到當地人招待我到他家吃喝，而前一刻，我的即可拍相機才被這個村子的小孩偷走。

其他種種瑣事、炎熱的氣候、乾燥的景觀、混亂的城市……終讓我連金字塔、佩特拉都不想看的逃之夭夭。

遺蹟與景點已經夠多了，我想要的只是，和當地人坐下來喝喝茶、抽抽菸，比手畫腳的閒聊，或者是在日落之前找一塊有水源的安靜之地，展開我的帳篷、慢慢準備晚餐、看著天上的星星。

但在這塊土地上，這是不切實際的奢求。連一絲綠意都難以見到，你要上哪裡找水源呢？連最小的孩子都當你的面說操你媽的，能不感到悲傷嗎？

「先知穆罕默德在古蘭經裡就說過，我們這一群生活在沙漠中的人，非常 hard。」在約旦遇見一個擁有阿拉伯語言學博士學位，在沙烏地阿拉伯教書的人，他聽完我種種不好的經驗，如此說，hard 在此應該同時有堅韌、強硬、頑劣、難以親近的意思。

「我是阿拉伯人，但我承認我們就是會騙、會偷、說謊、貪小便宜，這是我們的文化。從小孩子就看著他的父親偷偷敲鄰居的門，然後說，噓，我們趕快跑走，不要讓他知道…」

「我們這個地區政府，沒有一個是誠實、清廉的，看看敘利亞、看看約旦，統治者就像家族企業，父傳子的一直下來。」

「加上美國在每個地方都有一隻看不見的手在搞鬼，我們阿拉伯世界更是永遠團結不起來。你看看現在似乎快要獨立的伊拉克北部庫德族自治區，治安穩定、有豐富石油資源與美國的撐腰，看似一片榮景，但五十年後呢？」

「它就像一根刺，刺在中東，可以是未來動亂的根源。它能使鄰國土耳其的庫德族叛亂持續、它是遜尼派穆斯林，而另一個鄰國伊朗信仰的是什葉派…如果它獨立起來，難保五十年後它不會變成另一個海珊。美國和海珊當初也是好朋友對吧，然後過一陣子美國可以改口說，歐，你是邪惡的壞人…」

-----  
躺在開羅廉價旅館的床上，我感到悲傷。

旅行並沒有讓我更樂觀積極。  
旅行並沒有讓我心胸更開闊。  
旅行並沒有讓我更了解這個世界。

沒來之前，我對阿拉伯地區、對巴勒斯坦人是抱著同情的態度。對，以色列憑什麼占領人家生活了數百年的家園，只因為他們的祖先更早之前也稱之為家。

那蒙著紅白或黑白格子頭巾的巴勒斯坦青少年手拿石頭，擲向以色列全副武裝的軍人、坦克、大砲與直升機，這是一幅多麼令人動容的抵抗運動。他們什麼武器都沒有，只有石頭。

但現在想到這幅畫面，我只會想到，自己就是在約旦鄉下被成群的小孩拿石頭攻擊，而他們大多就是巴勒斯坦人（以色列占領約旦河西岸之後，大批巴勒斯坦難民就落腳在約旦，現今全國有五分之二都是巴勒斯坦人）。

我不是以色列人，我沒有要占領你們的家園，我其實只是想看看你們的生活，你們的處境，讓我的朋友，讓我在台灣距離遙遠的同胞知道，你們並不是好萊塢電影裡的恐怖分子。

但那只是我的想像。

現實是，現在不需要好萊塢電影的刻板印象，我已無法對這個地區、這個民族有好感與尊重。當你每天都處在精神折磨，且無法信任人的狀態下的時候，切身的經驗打敗所有理想化的想法。

或許我的出現就是個錯誤，我的同情或意欲理解僅是一廂情願，為何要和和氣氣、熱誠友善的對待你這個全身奇裝異服，騎著車經過的另一個陌生人呢？

在囚籠般的阿拉伯世界，所有的窗都關上，只打開了一扇：現實。

### 三、實際經費支出明細表。

「張子午」受補助參加 98 年度築夢計畫經費支出明細表				
費用別			金額 (台幣)	說明
項	目	名稱		
一		學雜費	2,540	學雜費補助以新台幣 10 萬元為上限。
二	1	機票費	56,154	含自行車托運費
	2	船舶及長途大眾運輸工具費	3,095	
三		生活費	90,000	詳如生活費明細表 (生活費按核准之出國期間日數計算, 最多補助 90 日)。
四		保險費		保險費補助以保額為新台幣 400 萬元為上限。
五		手續費	7,166	
合計			158,955	

因計劃長達近五個月，客委會只同意補助三個月的生活費，故後期的生活費均自行負擔，而其餘許多費用當初也未列入預算表，總花費約二十五萬新台幣。

### 四、成效評估。

回溯這次計劃的初衷，主要有兩點，一是為祖母早年從中國遷徙、奔波的記憶所觸動，進而扣連到客家先民早年不停移動，為了尋找一個安穩家園的歷程；其二是因為兩年前有機會去到土耳其，深深為伊斯蘭文化的好客熱情及外在的衝突反差所著迷，想更深入的了解此地區的種種，特別是親身接觸兩個族群的人：長期受土耳其政府打壓，並四處分散在伊朗、伊拉克、敘利亞，從來未能成立一個獨立國家的庫德族人，以及因為以色列建國而被趕出原來家園的巴勒斯坦人。希望能從實際的經歷裡，打破我們長期的未知，甚至是誤解或刻板印象。

長久以來，生長在台灣社會，不管是核心的價值觀或通俗的常民文化，都呈現一種混亂、隨波逐流的狀態，對我而言一直找不到依歸的方向，我稱之為「精神上的流浪」。也因此從很年輕的時候

就一直有一股想要衝破現狀，尋找些什麼的衝動。自從開始用自行車旅行以後，就彷彿是溺水的人找到一根浮木，在用身體的力量前行當中，方才能感受到一種自由而獨立的生活。

居無定所的流浪生活一點也不好受。未知、炎熱、體力的大量耗損、各種不可預期的意外……都使我吃盡了苦頭。但是暫時跳脫舒適便利的現代都會生活，在陌生的土地上，只有自己，面對種種人性的光明與黑暗，自然的美麗與殘酷，我卻覺得前所未有的踏實。並更深層的不斷省視自我，與自己對話；回望故鄉，反覆、重新定義什麼是「家」。

當我離開之後才更清楚家的限制及其不可取代的價值。一個人不可能永遠流浪，他的心必定有所繫之處，這個地方不一定要是實體的屋子、城市、國家，而是一種**信仰**。

儘管身體是在不停的移動、漂流，但我發現，當你知道為何而前進，篤定前行的時候，你就有了家，它就在你裡面，不假外求。

所有的偉大旅行者，馬可孛羅、玄奘、使徒保羅，全都是憑著一個堅定的信仰而浪跡天涯。不管那是印度的佛法、中國的奇珍異寶、耶穌基督的福音……他們就是憑著這無比單純、無比深刻的信念，出發、抵達。

所以現在大家流行在講的「夢想」兩字，對我而言是稍嫌空泛而不知所云的，毋寧說，這是一趟信仰之旅。我相信的不是特定宗教、特定價值觀，而是瞭解這個真實世界的欲望。藉著自己微薄或時而脆弱的力量，衝破主流社會的無知、忽視、媚俗文化，衝破自我桎梏。

雖然最後在阿拉伯世界並不能如想像中接近當地人的生活，但這仍是非常可貴而真實的經驗，讓我明白目前的階段，現有條件下的限制。在我一個外來者與不友善當地人的矛盾碰撞中，突顯某些不平等的現實。

## 五、檢討與建議。

在台灣看似自由多元社會風氣底下，對於世界的認知，是近乎單一而片面的。除了那些與自身利益相關的事務，以及被歐美日強勢文化所主導的觀點、流行文化，我們甚少有機會接收到世界上其他地方的訊息。

就像伊朗的老者引述蘇格拉底的話：「我既非雅典人，也不是希臘人，我是世界公民。」對我而言，一直有一股力量，驅策我去看看那些遙遠的世界，既然少有人重視，那麼就憑藉自己的一點點力量，實際的前往，遇見、觀察、紀錄些什麼吧！中東不是只代表異國風情或恐怖分子，那片土地就跟我們生活周遭一樣，有著美善、黑暗、希望、失落、熱情、冷漠、和諧、反差……以及活生生的人。

雖然近幾年自行車的熱潮方興未艾，騎自行車好像成了一種生活品味或冒險精神的展現，就跟夢想兩字一樣，雖然充滿了正面向上的能量，但仍是一套成功者思維。圓夢或挑戰完成了某某艱難的旅途，聚焦的中心都落在自我身上，那麼其他沒有機會達成夢想的人，是否就是能力、毅力差一截呢？是否就該繼續循著這些圓夢者的腳步，當作某種典範來追求呢？經歷過台灣升學至上、物競天擇的教育及社會價值，對這種高度競爭的思維模式已經感到相當厭倦。相較於圓自己的夢，我更希望觀看、瞭解他人的夢想與生活。

我想這也許就是我的計畫比較不同之處，我並不想強調我自己完成了多麼偉大的冒險，或是強調我用自行車獨自幹下了什麼事。自行車只是一個工具，重點是我所關注的世界，那些不被了解的人與土地。

但不能否認，我是很幸運的，能夠獲得客委會認同我的理念，及家人的支持，讓我有機會實踐這個計畫，走這麼一趟。雖然因為沒有詳細研究申請規定，未按照計畫規定來填預算表（生活費只以補助三個月為期限，我卻以我的計畫時間填寫到五個月，以至於無其餘空間編列其他所需預算），所獲得補助款不夠我整趟旅程花費，非常刻苦的省吃儉用之下，還得自行貼補經費，但此次旅程將永遠成為我生命中最有意義的一段時期。

兩年前橫跨歐亞的旅程已寫作完成，明年初將由木馬文化出版，也期望接下來的日子裡，也能持續透過書寫或分享，把這趟旅程一些重要的訊息傳布出去，擴大人們的胸襟與視野。

附件：1. 原核定計畫書

2. 相關活動照片（每一活動至少二張）、文件資料並附說明。